

谈天说地

海波 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014043780

I267.1
1707

谈天说地

海波
著



北航

C1731383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[26].1
1707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谈天说地 / 海波 著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4.2

ISBN 978-7-5354-4513-1

I. 谈… II. 海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12426 号

策 划: 大 卫

责任编辑: 沉 河 谈 骁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装帧设计: 大卫书装+魏义福

责任印制: 左 怡 包秀洋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三河市宏兴印刷厂

开本: 700 毫米×980 毫米 1/16 印张: 14.125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42 千字

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06734-6110

/ 自 序 /

书名叫《谈天说地》，其实是假的，本书既不谈天也不说地，只记录我的一些心情和感想、体会和感慨、愿望和惆怅。大致说来，写心情和感想的多是杂文，收集在“实话直说”中；写体会和感慨的多涉具体人物，分别收集在“家长里短”和“亲戚朋友”中；愿望和惆怅则是我看别人的博客和QQ空间时的留言，收集在“文友交流”之中。这就是本书的大致内容，接下来再说说写这些文字时我的一般情况。

我是2005年正月结束打工生涯从北京回到西安的，至今已经八年多时间了。在此期间，我的生活超常稳定，早晚打太极拳，中午小睡，剩下的时间才做点愿意做的事情，可以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闲散的时期。但是身闲并不等于心闲，不知是因为老了，想法多了，还是闲了，有工夫胡想了，这八年反而成了我有生以来想法最多，想得最深入、最实际、最痛苦的时期，说得夸张一点家事国事闲谈事事操心。

先说家事。2009年的农历三月初十，我受了一辈子穷和气的老父亲永远地合上眼睛，离开了人世。虽然在家乡我浪得一个孝子的名声，并为此得意了好长时间，但父亲去世后我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名不副实，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个“施乞对爹娘”的小人。对父亲我至少有两点不能原谅的过错，

一是我对父亲的态度一直不好。小时候父亲惯我，舍不得说我；稍微大点因为家穷，成分不好，父亲不想和村人交往，我又年少轻狂，爱出风头，成了家里的代表人物，他说我也不听；后来，我在家里管事，他反而得听我的；到最后，我成了所谓的“公家人”、“作家”后，就越发“自信”和骄横起来，对他“起根发苗”、“从头细说”的说话方式越来越不耐烦，时不时就会要求他“拣重要的说”，吓得他每次和我说事，总有个“小序”在前：“我说的不知对不对，对了你听，错了就等于我没说。”二是由于我的失误，父亲临终前受了大罪。父亲是瘫了两年多后去世的，先是不能走路，后是不能出门，再是不能下炕，最后是不能翻身，我远在西安、北京，除临终前那段时间外，其他时间都没有侍奉过他老人家；加上三个弟弟的生活都比较艰难，事实上等于把不能动弹的父亲托给了七十多岁的母亲。母亲曾在无意中说了她的艰难——到后来，父亲坐不起来了，她只能先把他扶起来靠在自己的肩上，然后肩膀把他往起扛，扛起一点，用枕头或被子支好一点，直至坐正了，才开始给他喂饭——听得我无地自容，恨无地缝可钻。就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在“家长里短”里写了好几篇关于父亲的小文，一是对父亲在天之灵作迟到的检讨，二是为自己将来末路之日发一点提前

的担忧。

再说国事。我是一个比较关心国家大事的人，从十几岁开始就关注国内国际新闻，几十年来从未中断；我同时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，坚信时代在前进，科学在进步，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。但是在这段时间内，我动摇了，怀疑了，首先怀疑自己关心国家大事是不是在附庸风雅，是不是在“扯淡”，是不是像朋友挖苦我说的“农家儿子偏爱个

屠龙术”！怀疑过后是矛盾。一会觉得自己像活在天堂里，一会又觉得自己差不多已在地狱中，有时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感觉还会同时出现，如边吃饭边想老家的事的时候：吃的是白面大米、猪肉豆腐、鸡蛋水果，小时候一年也吃不上一次的好东西，现在换着样天天吃——不像个天堂？但老家那边的事却让人出不来气，老父亲抱怨“人家一天兵没当的人都成了老红军、老八路了，我当三次解放军怎么就享受不上呢”；妹妹说她家育了些树苗子，明明比别人家的好，因为“没人”，再低的价也没人要，眼看就作废了；堂弟被人撞死多少年，没赔得一分钱，我出钱把人埋了，不但没得到一句好，几乎所有的亲戚都认为我“把事情办瞎了，人一埋就等于白死了”，有人甚至怀疑我暗地里收了肇事者的黑钱。说不尽黑白颠倒、是非混淆、指真为假、以假为真，是不是有点地狱的味道？

矛盾之后是绝望。绝望的原因是，我发现社会上许多怪事上面不是不知道，而是不管或者管不了。如开“两会”时，许多县市派人在北京城里公开截访，如在公共汽车站有人公开叫卖发票，如在医院门口有人公开卖号，如在火车站里有人公开“倒票”，如在大街上有妓女公开招嫖，如在房屋中介所有人公开出售福利房指标，如在酒桌上、饭局中有人公开讨论怎样行贿和如何买官，等等。这些公开违法的人和事不但没人依法惩处，反而有人在报纸上胡说八道，说这些现象之所以存在是体制所致，必须从根子上解决问题。对此，我只能痛心和浩叹，很少把这样的情绪写出来，原因很实际：怕惹上麻烦，想“夹着尾巴做人”！当然也有“夹”不牢的时候，这是些喷溅实话，我把它都收在“实话直说”栏里。当然，我敢把这些文章收进集子，还是沾了“十八

大”的光，如果没有“十八大”的曙光照耀，我可能没这个胆。

最后说一点闲淡事，关于中国文坛。中国文坛乱象不说谁也知道，在一个足球裁判敢当着数千观众公开指鹿为马的国度里，文坛不乱才是不可思议的怪事，关键是乱得糊涂，乱得不讲道理。一边是越来越多的人看不懂电影看不上戏，13亿人对着一台晚会张开大嘴傻笑，一边是演员在国际上高调获奖，导演在影坛上连连夺魁；一边是歌星笑星红得发紫、富得流油，大呐二喊地说“我值得你拥有”，一边却是小学生上课前连个合适歌曲也找不到，只能“离别时说好的不哭泣”、“你最心疼我把眼睛哭红”！在这样的坛场里谁能有作为？只能爹死娘嫁人，个人顾个人！对此，我没有评价，也没有感慨，只有无奈。无奈之余，看一些生人和熟人的博客和QQ空间，有感想写了点留言，这就是“文友交流”的初选范围。

小序两千二百字，虽无文采可言，但有实话可信。好与不好，对与不对，请读者指教。

2013-11-04 于长安家中

目 录

家长里短

- 003 / 1982年，在租来的窑洞前
- 005 / 爷爷
- 010 / 二叔
- 013 / 母亲
- 016 / 父亲
- 018 / 父亲的自豪
- 022 / 父亲的尊严
- 030 / 父亲最后的呼喊
- 034 / 延川教育和我

亲戚朋友

- 045 / 我说冯山云
- 059 / 农民达人冯生财
- 064 / 我的朋友王克文
- 070 / 刘宏祥的黑白木刻
- 092 / 冯山云的速写

文友交流

- 113 / 中国文坛的曹谷溪
- 116 / 读延河一滴《猫见愁》
- 118 / 青年画家高圆圆
- 120 / 读张北雄小说《开往县城的中巴车》即感
- 121 / 读高圆圆《在成长的经历中感受艺术》
- 124 / 读惠雁《十指兰花》
- 126 / 读张力田《杜受田的问题很严重》
- 128 / 读刘凤珍小说《三楼》
- 130 / 就文学创作和惠雁的交流
- 133 / 和高君琴、姬延芳交流学习心得
- 137 / 读“毛个朵”《土窑洞里的真性情》
- 139 / 读周燕芬《关于“十七年文学”教学的若干思考》
- 141 / 给苗秋艳的留言
- 143 / 读尚飞鹏的博文《肯定不把我们当人看》
- 144 / 我说梁凤卉
- 149 / 祝贺清润“路遥纪念馆”开馆
- 151 / 就《烧叶望天笔记》题目的含义答“晨光熹微”朋友问
- 152 / 关于《陕北，1982》的话
- 153 / 就《遥远的信天游》答读者问
- 160 / 我对几位老干部的印象
- 162 / 我见到的“蚁族”
- 173 / 读一年轻朋友博客后留言

实话直说

- 177 / 又听各地说“严禁”
- 180 / 我不多写杂文的原因
- 185 / 一点感想
- 190 / 我看鲁迅
- 193 / “好人有好报”好得很！
- 196 / 辛卯年端午节随感
- 199 / 说说“六二六”
- 202 / 2011年“七一”感言

家长里短



1982年，在租来的窑洞前

这是1982年秋天照的，是我保存最早的照片，之前的都找不到了。那时我租住在延川县城河对面的一个叫下杨家湾的村里。一院三孔窑，全是房客。窑洞向南，我住的居中，东侧住一姓黄的石匠，西侧住一姓黑的砖匠。黑家的媳妇姓强，叫玲玲，做贩菜的生意。人很仗义，认我妻子为干姐，两人关系特别好。她有什么好饭大盆大盆地往这边端，她的孩子也常在我的炕上，乱拉乱尿，又哭又叫，害得我不能看书。我反抗，她干姐妹两人一起向我进攻，说我和一个吃屎的孩子还一般见识。我说不过她们，因为那时她们的文化占主导地位。两家男的都很帮忙，一有困难争先想办法。这年春节，我给大门口贴了一副春联，上面写：“一院租房客砖匠石匠文匠，三家异乡人绥德清涧延



1982年初到延川时，作者和二儿子在租来的窑洞前

川”。村人都说好，都来看，后来城里人也来看。我小学的老师、时任延川县文教局副局长白军民看了提出不同意见，说，对仗不工，要么改三家的家乡，要么改职业，前者为窄对，后者为宽对。我想家乡不能改，一改不成胡说了吗，就改了职业，将上联改为“一院租房客砖工石匠编剧”了。事情虽小，记忆犹深，那时候我总想把自己打扮成个文化人啊。

爷爷

爷爷大手大脚大高个，从我记事起他就是老头像：背有点驼，腰有点弓；脖子很长，挂着鳃皮；脖子后边有一疙瘩，像倒扣着的酒盅。他没有参加过集体劳动，年年务蔬菜，成熟后挑到县城去卖。我至今能记得他挑着菜担上山时的神态：衣服领子压在扁担下面，显得脖子更长了；汗水从鬓角出发，漫过脸颊，漫过脖子的皱纹，一直灌到领口里。他不去揩汗，任它流，只在换肩膀的时候，仰起脑袋长喘一口气：好像古代文人吟诵诗文。

爷爷的身世很苦，他父亲是个大烟鬼，不过光景。他11岁时就下地干活了，协助他母亲支撑这个家庭。他的婚姻不幸福，看不上我奶奶，嫌她个子小，模样差。我没有见过奶奶，只见过她的照片：小个子，大襟衣，头发乱，表情呆。我奶奶去世时我不到一周岁，十五年后，也就是我15岁的时候，爷爷娶回了个新老伴。那个奶奶个子也不高，但爱干净，会来事。在爷爷之前嫁过七个人，嫁一个死一个，无一幸免。人们说她命中克夫，爷爷是“冒着生命危险”娶她的。她的到来使爷爷的那孔窑洞大放光彩，这光彩一直照耀到爷爷的身上。那时的爷爷很精神，贴身穿着白汗衫，外边穿着黑褂子；料是土织布，式是老式样，但看上去很得体，

像个老学究。爷爷的“老学究”只当二年多，因为新奶奶去世了。她是突然病故的，死在了亲戚家。消息传来，全家大乱，人人都忙，只有爷爷不忙，苦苦地笑，幽幽地说：“还说你命硬，怎么就这么不耐磕打呢？难道是我的命更硬？”他的脸上定得平平的，手和脚却抖成一团，旱烟袋嘴儿磕得牙齿响。新奶奶去世后，爷爷就“灰”了，是那种渗入骨头里的灰，拂不掉，洗不去。

爷爷对我很好，总认为我是个天才。先说我的眼睛“斜”得好，“十个斜眼九个怪，剩下的那个是敌人的害。”后来发现我不是斜眼，只是一个眼睛大，一个眼睛小，又说，一大一小更好，“大是天，小是地，天地相接有才气。”再后来有人告诉他说，人的眼睛都是一个大，一个小。他当时没说话，过后骂了那人半个月，说那人“除了他妈生，好驴也不生”。

爷爷看得起我，常常培养我、教导我、点化我，但做法却有点特别。小时候常领我去看戏和听人讲古，只要他去，必定领我。那时候延川没有剧团，来的都是外地剧团，大多为山西的，少数是邻县的。我们村距县城十里路，需翻一座大山才能到达，要提前出发才能赶上夜戏。剧场是露天的，很大的一个土滩，很小的一个戏台。戏台无顶，只拉两道幕布：一道是天幕，白色的；一道是大幕，红平绒的。当我们赶到时，靠近台子的地方已经放满了石头和马扎，这是县城人占下的地方，人虽没到，权属已定，我们只好在后边找个地方坐下来。唱的是蒲剧，一声高，一声低，唱一句“啊”半天，等得人心焦；唱什么，基本上不懂，只能从大人們的议论中知道个大概：无非是奸臣害忠良，相公招姑娘。看完后已是半夜，瞌睡得天昏地暗：头重得直往下沉，脚轻得直